

話絲

期六十三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蠻女的情歌

凱明

日本新村出著南蠻更紗中第七篇關於南蠻的俗歌及其他項下有這樣的一節：

『筑前韓泊地方有水手名孫太郎者，明和(1764-71)初年漂流到婆羅洲，歸來後叙南洋的奇聞，筑前儒者青木定遠紀錄考證，著爲南蠻紀聞一書。孫太郎在南方海港班札耳瑪辛聽黑人唱歌，記了幾首回來，有三首附錄在卷末。馬來系的婆羅語原歌今不重引，唯有一首經定遠譯爲漢文，其詞曰，

「白鳥飛未過，少年白哲且歸支那。」

又釋其義曰，「崑崙奴之女悅支那年少顏色白哲，惜其歸也。」文詞單純，作詩歌論別無可稱，且實際上打鑼鼓用蠻聲歌唱，粗鄙當不可耐，唯讀紀聞中這幾篇文章：

「鸚哥 種類甚多，有紅白綠或五色者。孫太郎往樵採時，常在山野見之，三三五五，

聯翩飛集花木間，可謂奇觀。在班札耳瑪辛亦籠養愛玩，以蔗糖水飼之云。」

「孔雀 在班札耳瑪辛各家蓄養之。早晨飛去，白晝翱翔空中，仰望之僅如燕大，薄暮各歸其家栖宿，云云。」

聯想這種情景，誦那首歌詞，覺得黑女的思想也正是恰好的題材，若更以德川時代的氣分玩味之，別有情趣。那個海港在明代即與支那通商，爲海商往來之地，亦見于東西洋考，稱作文耶馬神。因此，這白鳥未過的小歌也令人想起那松葉集中長崎的鷄那一篇來了。」

松葉係元祿十六年(1703)編刊的俗歌集卷一中有一首歌云：

「長崎的鷄是不識時辰的鳥，半夜裏叫了起來，送走了郎君。」

唐代張文成著遊仙窟中有句云，「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鷄，三更唱曉，」常爲註俗歌者所引，大意相同。

死後

魯迅

——野草之十八——

我夢見自己死在道路上。

這是那里，我怎麼到這里來，怎麼死的，這些事我全不明白，總之，待到我自已知道已經死掉的時候，就已經死在那里了。

聽到幾聲喜鵲叫，接着是一陣烏老鴉。空氣

很清爽，——雖然也帶些土氣息，——大約正

當黎明時候罷，我想睜開眼睛來，牠却全然

不動，簡直不是我的眼睛；于是想抬手，也一

樣。

恐怖的利鏃忽然穿透我的心了。在我生存

時，曾經玩笑地設想：假使一個人的死亡，只

是運動神經的廢滅，而知覺還在，那就比全死

了更可怕。誰知道我的預想竟的中了，我就在

證實這預想。

本 期 目 錄

蠻女的情歌	凱明
死後	魯迅
深誓自序	衣萍
學問與習技	春臺
暫西諦君	平伯
一部英國文選	子榮

聽到脚步声，走路的罷。一輛獨輪車從我的頭邊推過，大約是重載的，軋軋地叫得人心煩，還有些牙齒齧。很覺得滿眼緋紅，一定是太陽上來了。那麼，我的臉是朝東的：但那都沒有什麼關係。切切嚓嚓的人聲，看熱鬧的。他們踹起黃土來，飛進我的鼻孔，使我想打噴嚏了，但終于沒有打，僅有想打的心。

陸陸續續地又是脚步声，都到近旁就停下，還有更多的低語聲：看的人多起來了。我忽然很想聽聽他們的議論。但同時想，我生存時說的什麼批評不值一笑的話，大概是違心之論罷；纔死，就露了破綻了。然而還是聽；然而畢竟得不到結論，歸納起來不過是這樣——

「死了？……」

「噲。——這……。」

「哼！……」

「嘖。……唉！……」

我十分高興，因為始終沒有聽到一個熟識的聲音。否則，或者害得他們傷心，或則要使得他們快意，或則要使得他們加添飯後閒談的資料，多破費寶貴的工夫：這都使我很抱歉。現在誰也不看見，就是誰也不受影響，好了，總算對得起人了！

但是，大約是一個馬蟻，在我的脊梁上爬着，癢癢的。我什麼也不能動，已經沒有除去牠的能力了，倘在平時，只將身子一扭，就能

使牠退避。而且，大腿上又爬着一個哩！你們是做什麼的？蟲豸？！

事情可更壞了：噲的一聲，就有一個青蠅停在我的額骨上，走了幾步，又一飛，開口便舐我的鼻尖。我懊惱地想：足下，我不是偉人，你無須到我身上來尋做論的材料……。但是不能說出來。牠却從鼻尖跑下，又用冷舌頭來舐我的嘴唇了，不知道可是表示親愛。還有幾個則聚在眉毛上，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搖。實在討厭得不堪，——不堪之至！

忽然，一陣風，一片東西從上面蓋下來；牠們就一同飛開了，臨走時還說——

「惜哉！……」

我憤怒得幾乎昏厥過去。

※ ※ ※ ※ ※ ※ ※ ※ ※ ※

木材摔在地上的鈍重的聲音同着地面的震動，使我突然清醒；前額上感着蘆席的條紋。但那蘆席就被掀去了，又立刻感着日光的灼熱。還聽得有人說——

「怎麼要死在這裡？……」

這聲音離我很近，他正彎着腰罷。但人應該死在那里呢？我先前以為人在地上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却總有任意死掉的權利的。現在纔知道並不然，也很不容易適合人們的公意。可惜我久沒了紙筆；即有也不能寫，而且即使寫了也沒有地方發表了。只好就這樣的拋

開。

有人來抬我，也不知道是誰。聽到刀鞘聲，還有巡警在這裡罷，在我所不應該「死在這裡」的這裡。我被翻了幾個轉身，便覺得向上一舉，又往下一沈，又聽到蓋了蓋，釘着釘。但是奇怪，只釘了兩個。難道這裡的棺材釘，是只釘兩個的麼？

我想：這回是六面碰壁，外加釘子，真是完全失敗，嗚呼哀哉了！……

※ ※ ※ ※ ※ ※ ※ ※ ※ ※

「氣悶！……」我又想。

但是我其實却比先前已經寧靜得多，雖然不清理了沒有，在手背上觸到草席的條紋，覺得這屍衾倒也不惡。只不知道是誰給化錢的，可惜！然而，可惡，收殮的小子們！我背後的小衫的一角皺蹙了，他們不給我拉平，現在抵得我很不耐。你們以為死人無知，做事就這樣的草草麼？哈哈！

我的身體似乎比活的時候要重得多，所以壓着身皺便格外不舒服。但我想，不久就可以習慣的；或者就要爛腐，不再有什麼大麻煩，此刻還不如靜靜的靜着想。

「您好？您死了麼？」

是一個頗熟的聲音，睜眼看時，却是勃古齋舊書鋪跑外的小夥計，不見約有二十多年了，倒還是那一副老樣子。我又看看六面的

壁，委實太毛糙，簡直沒有加過一點修刮，鑿絨還毛氍氍的。

「那不礙事，不要緊。」他說，一面打開深藍色布的包裹來。「這是明板公羊傳，嘉靖黑口本，給您送來了。您留下罷。這是……。」

「你！」我詫異地看定他的眼睛，說，「你莫非真正胡塗了？你看我這模樣，還要看什麼明板？……。」

「那可以看看，那不礙事。」

我即刻閉上眼睛，因為對他很煩厭。停了一會，沒有聲響，他大約走了。但是似乎一個馬蟻又在額子上爬起來，終於爬到臉上，只遠着眼眶轉圈子。

萬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後也還會變化的。忽而，有一種力將我的心的平安衝破，同時，許多夢也都做在眼前了。幾個朋友祝我安樂，幾個讎敵祝我滅亡。我却總是既不安樂，也不滅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來，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現在又影一般死掉了，連讎敵也不使知道，不肯贈給他們一點惠而不費的歡欣。……

我覺得在快意中要哭出來，這大概是我死後第一次的哭。

然而終於也沒有眼淚流下；只看見眼前彷彿有火花一閃，我于是坐了起來。

「深誓」自序

衣萍

我的幾十首小詩，因了曙天女士不憚煩的替我編成付印，得傳佈在我愛的同時代的讀者諸君之前，這在我個人，實在覺得榮幸而且羞慚。

因為我是青年，我的詩多半是歌詠愛情的。我會澈夜發狂地高唱愛之戀歌，在曠野無人的星光底下，清風為我而低吟唱和之音。然而我的戀歌，多半在清風明月底下消滅了。常細雨朦朧地從天空的浮雲灑到人間的時節，我的憂愁之句在地上留下了痕迹，這痕迹，是深刻而不能磨滅的；雖然在慈善的太陽從林裏莊嚴地上昇着的時節，我也曾俯伏在陽光的腳底，高吟愛之頌歌。

我的青春一天天的逝去，我的容顏漸漸衰老，我的歌聲也已經枯燥而且消沉了罷。我不能常常唱這樣的戀歌，但如果人間愛之火永遠不滅，我還想高吟幾句，在我老態龍鍾的時候。

我應該感謝在旅路上遇着的幾個女郎！有的給我微笑，有的給我沉默，有的給我憂愁和瘋狂。我不知道伊們現在是到那裏去了。然而那些不滅的微笑，不滅的沉默，不滅的憂愁和瘋狂，都在我的幾十首小詩裏永遠留着不滅的影子。

「深誓」的讀者們！假如你是理智化的學

者，你是高慢的文學評衡家，你是著名的高貴詩人，你是得意的老爺，太太，我希望我這本小詩不要陳列在你們之前。如果你們的眼珠看過我詩集中的一行，這在你們毫無所得，而在我們則將得着譏笑和侮辱。那些得戀而歡笑的對對青年，那些失戀而悲哀的曠夫怨女，在你們的快樂聲中，在你們的灑淚時節，我把我的小小詩集獻給你們。如果你是歡樂，牠決不在你的歡樂心中留下悲哀的痕迹；如果你是悲哀，牠決不在你的悲哀心中種下歡樂的種子。

我應該感謝曙天女士——我的親愛的伴侶！因為有伊的幫助，我的小小詩集纔能出現於人間。

學問與習技

春臺

我看過的法文書極少極少，而且所看的總只是極薄的。然而在這一本書中，我看到極大的天地。我會經曉得一點的，在書中明白的解釋了；我會經思索得很久而得不到答案的，也詳細的說明了；此外還有許多許多我所未曾遇見過的事實與未曾有過的理想，這樣的書多得很多呢，還有每部幾大本幾十大本的放在書店門口，而且新的還源源的出來，到圖書館中，更不必說了，只是目錄也接連的有好幾架。翻開目錄，在某一科中有某人的什麼書，某人的

什麼書什麼書，只看目錄中的書名，也夠使我們驚奇各著作家所作之多了。藏書室中按格的放着這種目錄所指示的書。高的地方，一層一層的上階級去取。我雖也有另外一種心情，覺得看了這偉大的工作是我們人類的成績而喜悅，而且想進力的選讀。但「望洋興歎」自然是大家在此時常有的感覺。中國人作書的能力並不差，但近來久沒有巨大的著作，而貢獻較大的也是少數。

在法國無論那一個城鎮裏，常有各種研究團體演講——雖然不及現在中國之多。當我入演說場坐在後列的時候，看見聽講者大半是老實的。男子是禿頂的，腦後只留雪白或蒼白的頭髮的了。我喜歡而且恐懼的想：我將聽這老人們能聽的講演。

講演者也是這樣老，然而很壯健，用了微笑與圓熟的句語的魔力，講他上天下地無所不包而又無微不至的研究。老年的聽眾都鼓掌欽服——雖然在中國的講演的聽眾也是鼓掌欽服的。

西洋人研究學術的精深，在中國很有人講過，而且從書報上也可知道得很詳細。現在我要說的是中國的事，雖然大家常見到而不常有人講起的。

我先說紹興的南貨店中的事。年節將到的時候，各家去大批的買貨物，供過年祭禮與新

年送禮之用。店夥聽主買說出來，聽一件，秤一件，包上，放在櫃格中。大多數的買主是不開賬來的，然而店夥必定開賬給他。常買主說沒有再要買的東西了的時候，店夥就搬出櫃格中的一切包，放在櫃上，於是微微轉頭向內，和緩的說，

「開賬吓！」

「噢，話來！」裏面正在沉沉的桌邊的人同樣和緩的答應。在我們以為是無足輕重的商夥要顯他的本領了。他叫，

「黃元粉……斤半。淨衣……一斤。揀膠頂……斤四兩。」

這樣叫一件，拏一件，放在他邊，依次的去。粉條與腐皮是包外露出的，所以不致叫錯，其餘在包外看不出的東西，他也能從容的報出來，當他稍猶豫時，他便審察包的大小與輕重間的關係，并略一搖動以聽包內物品相挨撞的聲音，他便記起來了。各種的糖是搖不出聲音的分別的，這是他當初特別記憶住的：斤半包的是「台太」？二斤包的是「台青」還有「台面」「台洋」都是一斤包的，因為各種糖的價目不等，所以須分別的。他從來不要打開自己所打的包看裏面是什麼東西。

等到各種都報告完畢，大約少的也二十包，多的有五六十包的也是常事，他的從容沒有稍減，還要將搬過來的貨包一一的搬回原

處，并且從最後叫的一包起重叫一遍，讓開賬者校對。第一次報得很緩，給寫者以相當的時間，這次只須讓開賬者在每名件上一點就是了，但同時註明每項的價目。這價目也是櫃前的人報的，因為他知道包內的物品的種類。我幼時很敬服這工作的，至今還一樣的敬服，他不必思索，立刻叫得出兩角七分二的線粉斤半，是四角零八厘，……兩角八分八的瓜子斤四兩是三角五分這還是容易的。他還能立刻說出每兩二分三厘的白鯊斤三兩是四角三分七。（我寫着的數目都是我算出來的。）這樣檢點到賬單的第一項，他總沒有失掉他的從容，還取花椒茴香等等小品各一包為送。據說，多數的店夥都能在心中暗算，當報出價目時便在他想像的手掌上遞加每數，到了最後的一個報出；他就與打算盤者一樣的知道二十餘數或五十餘數的總數。這便叫「一掌經」。還說是有有的在店中掛一面大算盤，就是代他想像中的手掌的。他先說出總數來，與司帳先生在算盤上的結果相對，以定有無錯誤。但我的記憶所及的總是由司賬者報告出來，由夥友轉告買主的。打包又是夥友的職務，看貨物的多少，打成一個讓人提，兩捆讓人挑，大包在外，小包夾在縷中，地位極經濟而不致鬆散或掉下。他隨手隨眼的做來，非我用盡心力所能做到的。我尊敬他們。

商夥還是識字而且是受着下人尊重的人。我現在叙述些紹興撐埠者所做的事。

紹興各鄉與紹興的交通除雇專船或步行以外，專靠埠船。船夫兩人或三人。每天在城鄉間來回各一次，以運送旅客，投送信件并爲鄉人代買物品。

當船停在河埠的時候，鄉人來委託了。

「撐船頭腦！(註1)不精不肥的猪肉買一斤來。擘！一塊洋錢去找。」

「噢，有數哉。」(註2)

第二個來了，說，

「一兩燭半斤。這裏三個角子，多來買寸金。還有一角洋錢買猪油。」

「噢，有數哉。」說着，一面在泥爐中放柴燒自己的飯。搭船者一個兩個的下船來了，說，

「我到王家橋頭祠堂前跨起，停一息叫我一聲。」

「噢。」

另一個來了，說，

「擘！一封信，香橋頭米店裏的。要他將棉衣交你帶回來。這是順娘與我來交你的，晚上他的女兒到這裏來取的。」

「噢。」他又應着。

開船後若干時，他來收船錢了，反轉氈帽，錢都放在裏面。某人到那裏，收錢若干，決

不錯誤。到了城中，他到肉店買趙家的猪肉一斤。錢家的猪油一角等等。又到油燭店買錢家的一兩燭與寸金三角，孫家的李家的等等。順路走去，不必走回頭路，而時間偏促也不讓他舒遲。

從城往鄉的客人下來了，於是又搖船回鄉下來。到埠頭，他認人交貨，照所買貨物找出或添收錢數，并以貨物價值每百文取三文爲寄費，百文以下也三文。他們不會算錯。在生活容易的鄉間差一二文錢是極重要的。像他們的記憶力之強，遠非我所能及。倘若請我們所尊重的西洋著作家講演者來任此事，即使肯來，可能勝任嗎？埠船夫以外之有專技者多着呢。木匠以斧劈木，決不傷及左手扶在木上的手指，瓦匠一人立在屋上，地面的人擲瓦上去，每次五片，擲者都笑迷迷的做，從來不見摔下幾片的。他們是我幼年時所最佩服的。

紹興是偏僻的，已見這許多；以中國之大，難道不多有專技的。再推廣一點，老媽子知道米下鍋煮多少時間飯熟了，拉煤車者知道一袋煤重幾斤，一大車可裝幾袋。教授們知道這些了嗎？兩個無論什麼人的應有的能力，決不致有一百與九十九之比；而表現出來的能力之比，却有一與百，一與千萬的了！

近來，中國人自己，愈說愈像樣，證明中國人在民族性上處處不及人。然而西洋人是天

生的著作家學問家，中國人是天生懶於燒腦的嗎？

民族性當然有不同，而且與各民族的事業有關，但兩種民族教育程度遠不相同的，那裏能夠全以民族性的問題來解釋呢？這正當男女教育不平等時之偏責女子之爲不當，是一樣的。諸位罵女子之纏足是甘心奴屬而不反抗之故罷，然而纏足的小姑娘逃到後園解去纏脚布嗚嗚的哭，你們聽見嗎？你們以爲這是母親之過嗎？誠然，但你們沒有聽見她說，

「因呀？怎麼呢！到晚上睡的時候給你解散罷！」說完轉過頭偷偷的也哭了。

我想，大家可以同情說我們中國人的許多短處，與女子纏足一樣，不是願意的。只是能力不足，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受着羈絆而掙扎不出罷了。要有掙扎的能力，須有強健的腦子。強健的腦子是專給某種人或某人的嗎？生成果然有些差別，然而腦子的強健與否還重在後來養成之力。科學給他以智識使他有是非的標準；藝術給他以情感，使他有取善舍惡的勇氣；最大的，總括的功效，就在使他評衡一切事理，漸漸往至善至美走去。包括這養成強健腦子的力量的，就是通常稱爲「教育」的。欲求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評衡一切事理而無誤，那裏能夠呢？

我們且看，產生大著作家的民族中是否個

個是著作家，或是否個個與著作家一樣的有強健的腦子。

法國許多咖啡店的盤子上寫着價目。因為堂倌不記得這客人吃了什麼，是多少錢的。所以算賬時他們要看盤上的數字。一法郎七十五生丁的冰兩客，五十生丁的牛奶餅兩個，總共多少呀？他們多數是說不出的，連忙取鉛筆在袋中掏出來的小簿上計算。其實，兩個七十五生丁是一法郎半，兩個五十生丁是一法郎，很容易算的。(註3)看小店中的店夥之可憐哩，加三十五於二十五，也要筆算的。我敢說，大多數的法國人不能用心算加三個兩位數。試回轉來看中國各地的堂倌(我希望我說這個不與普通之說「日本人到死也讀不準英文的，打算盤只會用一個手指的」等等有同樣的態度)那末有人可以說法國民族腦力極弱嗎？然而大著作家這許多卻從這民族中出來，久已被我們所欽佩的了。教育的力量使法國的盧梭，福祿特爾與他們以前他們以後的許多人大著作：中國的堂倌等等以至於南貨店管，從幼有了算賬的一種習技，養成對於這一點上的強健的腦子。中國的大著作家在扁担底下壓死了，在洋車的兩條車柄中限住了。中國教授之倚在黑板上而訥訥吐不出的，不因為他們是中國人之故呢。

中國的瓦匠等等都如西洋的著作家的受教育，且看個個是著作家！可憐，他們學了擲

瓦，其實何會是一「學」的，只是用盡心機看會來聽會來的，於是瓦匠的運命罩在他頭上了！

註1對工人的通稱，帶有尊尊之意，如對凡有商人稱為店主或老班。工頭原也有頭字。

2 曉得了。

3 一百生丁為一法郎。

質西諦君

平伯

鄭西諦君是我的畏友，但他近來批評我的話，我聽見了頗覺詫異。(此正和他聽了我的議論而感詫異是一般的。)他以為我的話說錯了，但他似不嘗了解我的意思；所以他的話也未見得就不錯。

我在雪恥與禦侮一文中(語絲第三二)，意思本很鮮明，不料明如西諦君還覺得纏夾了，我如何能不詫異呢？我在那文中本有兩層意見，一是對內發的，是謂「雪恥」；一是對外發的，是謂「禦侮」。無論是誰都容易一目了然的，而西諦君獨不然！人家打我時侮辱我，我不能還手這才是我的恥，豈不是一極顯明的譬喻？西諦君難道竟不會明白這個區別？他說：

「假如他被別一個人無原無故走上打了一個嘴巴，他明知不敵，只得默默的轉身避開了。一面却低低的聊自解嘲的說

道：「這是他的恥，人類的恥，不是我的恥。」這個話不是太滑稽麼？

假如真有那麼一個人，是的，是真太滑稽了，不用西諦君說。但是，這種態度和行爲，是西諦君假構出來，以栽在我身上的。我在雪恥與禦侮那文中，自始至終沒有過這種態度，不知西諦君何由見得？希望他明白指示給我。

西諦君的理想人的恥辱，依我分析，不在被打嘴巴的時候，乃在默默轉身避開的時候。一個人的臉上，既沒有 *instinct of ve* 電網的裝置，如何能絕對安全？然則偶然挨打是可能的事。所以僅僅挨打不算是恥辱，挨打而不能還手這才是恥辱。我如主張挨了打不必還手，則鄭君的非議始有根據。但我遍想不得我幾時會有此主張，莫非是西諦君的幻覺？我要正式聲明，「默默的轉身避開了」只見于西諦君形容我的文章中，在我自己寫的文章中却全然是沒有的，讀者不可混為一談。

總而言之，不幸挨打之後，欲免于恥，惟有還手之一途；否則默默的轉身避開顯然是恥，就是面紅耳赤，大哭大罵也未始不恥。我們的道路，在于能打，不在乎能喊，同樣的不敢還手，一個喊了幾聲，一個却默然，豈不是哥哥弟弟？西諦君難道以為哭喊是雪恥的良方嗎？我真詫異。

依常識而論，如英國兵在巴黎鎗殺了許多

法國人，而不肯服罪，法國早已和英國打上了，怕道會等到今天還在那邊開什麼會議。西諦君爲什麼不想一想！宣戰原是萬分的應當，但是要有有人敢去「宣」，宣了戰要有人肯去「戰」才行；否則何異癡人說夢。我全心贊成宣戰，但我自己既不會「舉鎗預備放」，覺得白唱高調很有點兒難爲情。不知西諦君有這種同感嗎？

他以我的態度有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態度，承過獎，不敢當。但他沒有說出一「所以然」而遽以斷定如此，我以為這就是中國人的傳統態度之一。究竟誰是老牌，誰是冒牌，我不知道。我只記得晚清庚子年頭儘有激昂慷慨的王公大人，白發了一陣標勁，而結果中國却並沒有在重重壓迫之下翻身，反而弄得更糟。這是 typical 中國人的傳統態度呢？還是來路貨的科學精神？

西諦君以下一節話，更令我詫異。

「又某君（？）及某君（？）都說，我們對於內亂，爲什麼不反對，只反對這次的殘殺案。這話宛如上海大陸報記者的口吻。內亂及軍閥的殘殺，我們不是不反對，且曾極力的呼號過，反抗過。如引國內的殘殺，以減輕英人的對於這次大殘殺案的责任，或叫大家眼光向內，不必向外，則我們雖極知說話者之心無他，却至少須說他們的話是說得太隨便了。」

所謂「某君」「某君」也者，不知是誰？

以上文推斷之，至少某君之一是我。承他的原諒說「其心無他」，真感激極了。但我如若說過這種屁話，則西諦君之原諒又豈不多事？我敬謹璧還這番體貼入微的善意。

慚愧我沒有看到上海大陸報不知海外人做了我的同志，真是失之交臂。西諦君既以爲「口吻宛如」，則豈非同志而何？我真詫異。以「口吻宛如大陸報」爲罪名，則真是離奇的深文周内。

爲什麼引了國內的殘殺事情，就會減輕英人的責任，譬如甲殺了乙，例應抵罪；却因丙曾殺了故，遂減等問罪，天下有這種冬烘的法官嗎？望西諦君明白解釋這名理的關係，啓發我的愚蒙。

他又說，「叫大家眼光向內，不必向外；」這話是誰說過的？是我說的嗎？望西諦君指示我。我在六月二十二給伏園的一封信中的話，請大家看看，是否和西諦君指斥我的是一回事？

「於其說對外官戰，不如說對內不許戰；（自殺則不能殺人故）於其說抵制外貨，不如說振興內國實業；（沒有替代品，五分鐘的熱度不可靠故）於其說打倒人家，不如說咱們自己站起。（自己躺在地下，打不倒人家故。）

原信本沒有括弧中文，因怕萬一西諦君又纏夾二，故不得已加以說明。我以為爲欲禦外侮，必

先自雪其恥，不雪恥則御侮是空言；故主張熱空氣向裏面燒。我方以爲對內是對外的初步，是必經的階級；而西諦君却以爲我叫大家眼光向內，不必向外了。讀者諸君試思之，是非纏夾二而何？我如何能不詫異！

我上邊所說的是西諦君的纏夾二，但最可怪的還不在此。他說，內亂及軍閥的殘殺，我們曾極力的呼號過，反抗過。這大有敷衍了賬的神氣，彷彿說道：「他們的殘暴我們已呼號過了，反抗過了，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算了罷！這是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態度呢？大家試一評之。照西諦君那種態度，則豈不是此次對於英日，表面上儘烈烈轟轟，亦只是敷衍了帳爲烏合局面；到將來事過境遷，漸形淡漠，有人問他怎麼樣了，他必定亦回答道：「我們曾極力的呼號過，反抗過了。」這還像什麼話！我們雖極知說話者之心無他，却至少說他的話是說得太隨便了。

我還有一番題外的閒談，亦以質之西諦君。熱情與冷智，在我以爲同樣的可愛，絕無軒輊。按步就班，有條不紊的幹去果然好，即鹵莽地不顧是非利害而一味硬幹亦未始不好。好在那裏呢？好在能夠「幹」上。若不能夠「幹」，則又何好之有？搖旗吶喊與袖手旁觀實在同樣的可恥，而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人尤覺可厭。聽說上海久已在奉軍鐵蹄之下，民間

各種運動多被取締了，何以絕不聞志士們出來幹他一下，甚至於雖呼號亦不甚聽見。這多們奇怪？「雞卵不敢往石頭上碰」這是我們一般愚妄人的行徑，而以志士仁人自命者似乎不可存此心習。我始終佩服從前的所謂「革黨」，他們真有一「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氣；這雖是血氣之勇，但畢竟是勇。若並這點點血氣之勇也沒有，則大清朝豈不要千秋萬歲耶？我並不敢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蔑視當今之志士們；只是奇怪着，從前這種傻氣到那裏去了？難道「放之四夷」了嗎？西諦君能解釋我這愚問嗎！

臨了我要對西諦君道歉。他在文學週報第一八〇期上雜譚一文上終沒有指斥我的名姓，只是某君某君地叫着。我覺得大可以不必，我若錯了，他為我諱亦無益；我若不錯，他派硬我有錯亦不能。藏頭露尾，遮遮掩掩的講話，正是中國人的傳統態度，不特西諦君所不取，即我亦有所不屑似的。故此文題為質西諦君。

一部英國文選

子榮

鑑賞週刊第四期上劉真如君有一篇文章，介紹「勃洛克底英國文學初步」，這是應該感謝的，于中國學子很有裨益。唯劉君勸告大家「和 Palgrave 底 Golden Treasury 并讀」，我覺得這部名詩選固然大有誦讀之價值，但和文學初步併讀還有一本更適宜的書，現在想介紹牠一下：這便是華倫女士 (Kate M. Warren)

所編的英文學寶庫 (A Treasu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華倫女士是倫頓大學的一個英文教師，精通古英文，勃洛克在古代英文學史序上曾謝她為譯瑪爾頓之戰 (Battle of Maldon) 這篇古詩，併編參考書目及檢目。她的這部英文學寶庫即專為文學初步而編的，雖然也可以分用，當作普通的文選去讀。據勃洛克在序論中說，有許多希望他編這樣的一部文選，與文學初步互相發明，但他沒有工夫來做這個煩重的工，後來由華倫女士代編，經了五年的編訂試驗，遂于一九〇六年出版，其中共分六編，次年又為便利學生起見分出六冊，每冊價一先令，我在一九〇八年所買就是這種板本，因為一卷本定價七先令半，這種可以分買，我便逐漸把牠購來。這部書選擇固佳，多收古代詩文尤為可貴，這些原本都很難得或是高價，學生不易買到，尤其是在中國的學生，現在可以略窺一斑，實在非常便利。其第一二編專收古代及中古文學，第三編為伊里查白時代，第四編為培根至彌爾頓，第五編為德來登及頗普的古典時代，第六編為近代，唯至朋斯而止，好在十九世紀的文選佳本並不缺乏，所以她就不再編下去了。平常談英文學的人大抵至早從綽塞起首，其實現代英文雖從他發生，英文學却是繼續的有千二百年的歷史，前六百年的文學與後六百年前可以說是同樣的重要，而且因為稀見

的緣故在我看出似乎更有趣味。因了勃洛克的古代英文學史，引起我對於貝奧武爾夫 (Beowulf) 意云蜂狼，即熊，為史詩中主人公，的興味，好奇的去找哈利孫校訂的原本。我還不能忘記七世紀的一篇收蜜蜂的咒語，其文曰，(見寶庫第一編第五集)

「取泥土，用你右手撒在你的右腳下，說道，

我從腳下擊來，我找到牠了。

噓，土克一切物，
克惡意，克怨恨，
克人們的長舌。」

撒蜜蜂，在他們羣飛的時候，又說道，
坐下，王女，落在地上！
忽再亂飛往樹林中！

你當記得我的好意，
如人們之記得食物與家。」

這樣符咒或者不是什麼好文學也未可知，但是我喜歡，所以把牠抄在這里。

勃洛克 (Stopford A. Brooke) 原是愛爾蘭人，生于一八三二年。所著文學評論幾種都

有名，英國文學初步係一八七六年由倫頓麥美倫公司出版，距今已五十年，但仍是一種文學史要的佳本。華倫女士在序上這稱贊牠說：「二十多年以前安諾德為此特作一篇評論，(見一八七九年出版雜論集) 但即使沒有這個榮譽，牠也能成名，因為牠能特別地混和有用與美這兩種特質。」此外所著古代英文學史兩種，近代英詩人評論三四種，皆是有權威的論著，唯劉君所舉「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以前未曾見過。